



↑员工们在细致地清洁车辆内部。



←海口喜憨儿洗车中心的员工在擦拭车窗。



↓员工洗车后用水清洁双手。

洗车中心是今年5月初成立的车行，到现在开张近两个月，“他们来到这里工作了两个多月，不仅学会了技能，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好，愿意更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，也学会主动关心温暖别人。”

给“喜憨儿”们创造岗位

海口喜憨儿洗车中心的开业，远比普通洗车行开业需要准备的时间久。

2023年年中，在深圳打拼的海南人阿伟（化名）在一次洗车中，接触到了当地的喜憨儿洗车中心。当他得知，店里的洗车工大多数为“喜憨儿”时，阿伟颇受感动。

“很多心智不全的孩子，一辈子都没办法外出工作，做不到独立，成为父母心中永远的牵挂。然而并不是他们不想工作，而是因为社会能够提供给他们的帮助太少。”阿伟说。

经过了解，阿伟得知，深圳喜憨儿洗车中心是一个由“喜憨儿”家长联合创办的洗车中心。因为“喜憨儿”不擅长精细运动，例如进工厂拆包装盒这样的简单工作对于他们来说难度极大，“喜憨儿”也不能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工作，需要经常休息。而洗车工这样一项不太复杂的工种，在经过系统的培训后，他们能够熟练地掌握洗车技巧，不仅能找到工作，挣到工资，还能让他们内心的价值感得到满足，很大程度上也解了父母的忧愁。

深圳喜憨儿洗车中心的故事让阿伟颇为震动。作为在外拼搏的海南人，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家乡海南。

海南有没有这样的洗车行？海南的“喜憨儿”能不能获得帮助？

带着这些想法，阿伟很快回到海南。经过了解，海南还没有类似的洗车中心，阿伟便决定自己创办一个。

然而真正的创办过程远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，最主要的问题还是集中在招募工作上。阿伟和海口市残联联系后，海口喜憨儿洗车中心便面向“喜憨儿”群体发出了招募公告，一时间有近30位家长带着孩子来应聘。

“但是每个‘喜憨儿’的情况都不太一样，有的还能够劳作，有的就不太听指挥，最后经过筛选，选出了10名‘喜憨儿’接受培训。”王祥枫说，经过近20天的培训后，洗车中心最终选择了小文等在内的5名“喜憨儿”进入试用期。

作为店长，王祥枫是“跨界”来到洗车行工作的，且也是第一次和“喜憨儿”们打交道。“我和阿伟的想法一样，我们要发挥自己的价值，帮助更多这样的人群融入社会。”王祥枫说，为此他还专门学习了洗车，学习如何和“喜憨儿”们沟通打交道。

“喜憨儿”努力自食其力

经过近两个月试营业后，“喜憨儿”们已经能够独立且较为熟练地为客户服

务：

一辆黑色的SUV车缓缓开进洗车间。车主开门走下车后，小文熟练地取下挂在洗车间顶部的气鼓，将车身的灰尘吹去，阿勇和小星则拿起湿抹布仔细地擦拭着车身。“蓝色抹布擦车外，灰色抹布擦内饰，把脚垫拿出来清灰……”小星轻声提醒自己，手上的活依旧麻利。

将车内外擦拭一番后，小文关上车门，用高压水枪将整辆车冲洗了一遍，接着打上清洁泡沫。整个车身被白色的泡沫覆盖后，三人戴好擦车手套，在车两侧擦拭起来。“打圈擦最省力，车前脸的进气格栅别忘擦……”小文向阿勇示意。

看着几个人干得热火朝天，配合得颇为默契，王祥枫深感欣慰。回想起刚给“喜憨儿”们做培训的那段时日，王祥枫说：“崩溃是家常便饭。”

和普通学员相比，“喜憨儿”们在接受新事物时，总是丢三落四。王祥枫说，一个步骤需要反复讲解数十次，还要带领着一起做动作。加上之前没有接触过类似的工作，“喜憨儿”们也容易出现情绪急躁的情况，培训难度非常大。

普通人两三天就学会的工作，“喜憨儿”们学了20多天。“但咬咬牙也就过去了。”王祥枫说，和“喜憨儿”们打交道的时间长了，自己能够准确地领会“喜憨儿”们的意思，“日常生活里，我感觉跟他们沟通并无多大障碍，只是有时他们反应慢点，需要不停重复，但他们会用心记下来。”他说。

有时候，他们之间出现了矛盾，王祥枫还要当裁判。“前两天小文很不高兴，说阿勇对他说话太凶，来找我告状。”王祥枫了解到情况，原来是阿勇认为小文的活没干利索，说了他几句，“于是我各打五十大板，批评小文活要干好，也批评了阿勇说话要温柔些，后来两个人握手言和了。”

在店里的付款码前，记者还看到这样一句话：正常收费，谢绝小费，您选择喜憨儿洗车就是一种支持。

“我们的价格就是市面上洗车的价格，不高也不低，也不希望顾客来了给小费。我们想告诉‘喜憨儿’们，他们被尊重、被接纳，不是因为他们的特殊身份，而是因为他们的努力，值得社会做出正向反馈。希望他们懂得，即便是身体上有残缺，但仍能自食其力，独立自强。”王祥枫说。☐

“喜憨儿”们独立了

“路上注意安全，遇到事情要向周围的叔叔阿姨求助，或者给妈妈打电话。”6月28日上午8时，小文跨上电动自行车，照常从位于海口琼山区新大洲大道的家里出发，到距离近10公里外的海口喜憨儿洗车中心上班。临行前，小文的母亲赵阿姨一如往常反复叮嘱。

从家里到位于秀英区向荣路的海口喜憨儿洗车中心上班，小文每次要骑车一个小时。这个车来车往、看起来与一般洗车行并无二致的洗车行，实际上吸纳的洗车工都是被称为“喜憨儿”的心智障碍者。小文便是其中一员。

“就怕他处理不了一些意外情况。”看着小文远去的背影，赵阿姨充满了担心。虽然如此，赵阿姨还是选择让小文独行，“最终还是要让他学会和社会接触，尽可能地独立。”

跟随小文的脚步，海南日报记者来到海口喜憨儿洗车中心。

“早上好。”一进车行，小文就欢快地和店长王祥枫，以及同是残障人士的同事昌哥、阿勇、小莫、小星打了声招呼。

“洗车行开门第一件事是干什么呀？”在王祥枫的提示下，几位“喜憨儿”开始收拢物品、清洁店门前。

一切准备就绪后，“喜憨儿”们回到各自固定的位置上坐着，等待来客。

小文喜欢独处。每次没活休息的时候，他会拿出手机玩“消消乐”小游戏，又或者安静地坐着自言自语。

“小文，你在想什么？”当王祥枫问起时，小文会报以灿烂的笑容。

内向的小莫平时不爱说话。不过来到车行工作以后，和同事们的交流逐渐变多。几个人常常坐在一起，用只言片语说说工作上的困惑，说说生活中发生的事情。

听力障碍人士昌哥是这群“喜憨儿”中唯一有过工作经验的，因年岁较长，成了几人中的大哥。平时，昌哥和大伙用手语沟通，相处时间久了，互相之间理解的障碍越来越小。

看着几个“喜憨儿”的融洽相处，王祥枫感到很欣慰。他介绍，海口喜憨儿

↓6月29日，在海口市秀英区向荣路的海口喜憨儿洗车中心，员工们正在洗车。



「喜憨儿」撑起洗车行

■ 文海南日报记者 刘梦晓 图海南日报记者 李大平

在我们身边，有一个特殊群体叫“喜憨儿”，虽然名称中带有喜字，这个人群却患有心智障碍，很难如正常人一样在社会中生存。

“喜憨儿”是心智障碍者的通称，是心智障碍者家长对其子女的爱称。“喜憨儿”包括因患脑瘫、孤独症、唐氏综合征等而导致发育迟缓、智力障碍的人群。由于他们很少能独立工作，通常需要一个正常的成年人监护，他们的未来成了父母最大的担忧。

不过在海口，有这样一家喜憨儿洗车中心，从今年5月初开业以来，接收的工作人员大多数都是“喜憨儿”。在这里，“喜憨儿”们得以走出家门，走上工作岗位，尽最大可能地融入社会、获得独立。